

# 汉语中动句的认知阐释及其启示

朱乐红, 彭智勇

(湖南农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 长沙 410128)

**摘要:** 中动句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热点, 以往语言学界对中动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成语言学领域, 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以英语为代表的印欧语系的语言, 且探讨的重点是以“受事”为表层主语的典型中动句, 很少涉及非典型中动句, 并且对“典型中动句”与“非典型中动句”的关系没有明确的界定。正基于此, 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图形—背景理论, 结合理想化认知模式, 试图从认知的角度对汉语中动句的分类、生成、中动词的属性进行深入探讨, 将典型中动句与非典型中动句的研究统一起来, 并且浅述其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迪, 以期对汉语中动句有新的认识。

**关键词:** 认知; 图形—背景理论; 理想化认知模式; 汉语中动句; 启示

**中图分类号:** H146.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10)06-0106-09

## 引言

中动句是语言中的一种特殊句型, 在英语、汉语、德语、荷兰语等语言中普遍存在。自从杰朴森 (Jespersen)<sup>[1]</sup>发现了语言中存在这种特殊的语言现象并命名为“主动形式表被动意义”(active-passive)以来, 语言学家对它的探索没有停止。随着各种语言学理论不断发展, 语言学家已开始从句法、语义和认知等层面对中动句的分类、生成、语义等进行研究。

关于中动句的分类, 何文忠在其博士论文《中动结构的认知阐释》中明确提出了各类语言中除了受事主语这类典型中动句以外, 还存在大量非典型的中动句, 例如, 工具主语中动句、地点主语中动句等。同时, 何文忠指出, 许多文献在探讨中动句的时候都忽视或者回避了非典型中动句<sup>[2]</sup>。

有关中动句的句法研究, 主要以生成语法理论为代表。研究中动句的生成方式, 就是研究它以词汇手段 (pre-syntactic) 生成还是以句法手段 (syntactic) 生成。在国外, 霍尔 (Hale) 和凯撒

(Keyser)<sup>[3]</sup>、费根 (Fagan)<sup>[4-5]</sup>、德西玛和斯贾勒摩 (Achema & Schoellmer)<sup>[6-7]</sup>、麦瑟 (Mas-san)<sup>[8]</sup>等学者认为, 中动句的生成是先于句法而在词库里生成的, 主要是由于外论元没有在句法上投射, 内论元便外移做了句子的主语。而凯撒和洛普 (Keyser & Roeper)<sup>[9] 381-416</sup>、斯多尔克 (Stork)<sup>[10-12]</sup>、霍斯汀和罗伯茨 (Hoekstm & Roberts)<sup>[13]</sup>等学者认为, 中动句是在句法阶段形成的, 由于中动词与被动词一样不具有给其内论元赋格的能力, 这个内论元便移动到了主语的位置。在国内, 戴曼纯<sup>[14]</sup>、高兴刚<sup>[15]</sup>、韩景泉和何建珍<sup>[16]</sup>等学者则在不同的理论框架内分别对中动句的隐主语和中动词的句法属性进行了论述。

关于汉语中动句的语义研究, 学者们主要是运用语义特征分析等方法对其能够进入中动句的各个成分进行探讨。中国学者主要以曹宏为代表。曹宏分别对进入汉语中动句的动词和形容词的语义特征和中动句的语用特点进行了分析, 并得出进入汉语中动句动词和形容词的选择限制条件分别是: 动词必须是及物的自主动词; 形容词必须在语义上指向句首的受事 NP, 或者在语义上指向隐含的施事, 但必须是非自主的<sup>[17] 11-27</sup>。同时, 曹宏提出了对中动句的教学建议<sup>[18]</sup>。

收稿日期: 2010-07-12

基金项目: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08YBA104); 2010年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汉语中动句的句法及其语义研究” (CX2010B286)

作者简介: 朱乐红 (1957-), 男, 湖南沅江人, 院长, 教授, 从事应用语言学及文化、翻译学研究; 彭智勇 (1985-), 男, 湖南邵阳人, 硕士研究生, 从事句法学、认知语言学研究。

从认知的角度来探析汉语中动句的学者也不少。何文忠先后从认知角度探讨了中动句的界定以及构句条件<sup>[19-20]</sup>; 杜娟运用图形—背景理论对英语中动结构的语义进行了解读<sup>[21]</sup>; 王凤娥、陈兵运用构式语法理论对英语中动构式进行认知语义分析<sup>[22]</sup>; 许艾明分别从转喻的角度、中动词的及物性质、中动构式的词汇语用视角等方面对中动句进行认知阐释<sup>[23-25]</sup>。

从上述可知, 虽然学术界对中动句的研究颇多、成果颇丰。但是, 至今几乎还没有人从认知语言学的图形—背景理论来研究汉语中动句。正基于此, 本文将运用图形—背景理论, 结合理想化认知模式, 从认知的角度对汉语中动句进行分析, 并且浅探其应用。

## 一、理论基础

### 1 图形—背景理论

唐朝诗人李白笔下的关于庐山的千古名句“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银河落九天”和北宋文学家苏轼的名句“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两首描述庐山的名诗, 由于诗人观察角度的不同, 而写出的意境亦不同。前面一首, 角度为远观, 所以看得全, 看得真切, 看出庐山瀑布的磅礴气势; 后面一首, 因为诗人身处庐山之内, 角度为近观, 所以看得朦胧, 不明所以。这两首诗的意境差异带给笔者的启示之一是观察事物的角度之差异。不同的人即使观察同一事物, 也会因为选择的角度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 从“观察的角度”来理解丹麦心理学家鲁宾 (Rubin) 提出的著名的图形—背景理论 (Figure—Ground Theory), 可理解为由于观察事物角度的不同, 而会在视觉上引起图形与背景的互换。

泰尔米 (Tahy) 率先把图形—背景理论应用于语言研究, 并把图形—背景分离原则看成是语言组织信息的一个基本认知原则。泰尔米认为, “图形” (figure) 和 “背景” (ground) 具有不同的本质特征和联想特征。“图形”具有未知的、需要确定的时空特征, 而“背景”则具有可以标明图形之未知性的已知特征。“图形”的联想特

征包括可动、较小、较简单、较晚进入的场景或意识、受到较多关注、凸显性强、依赖性强等。“背景”则具有较固定、较大、较复杂、较熟悉、受到较少关注、背景性强、独立性强等联想特征。泰尔米还指出, “图形”是一个有待定位的概念, “背景”则是实施定位的概念。而“后景” (setting) 是用来突出背景和图形的部分<sup>[26]</sup>。

匡芳涛和文旭进一步把语言空间结构中的图形—背景分为两类: 拓扑空间方位中的图形—背景和投影空间方位中的图形—背景。前者中的图形—背景关系是不对称的, 其中一个物体只能用作图形, 另一个物体只能用作背景; 后者中的图形—背景的选择是根据本质特征和联想特征来决定的, 投影空间会随着观察者视角的变化而变化, 具有相对性<sup>[27]</sup>。根据以上论述, 笔者认为, 投影空间方位中的图形—背景可以作为汉语中动句认知研究的理论基础。

### 2 理想化认知模式

理想化认知模式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以下简称 ICM) 是莱可夫 (Lakoff) 1987 年提出的概念。莱可夫认为, “认知模式组织思维, 并且被用于范畴的构建和推理。”<sup>[28]</sup> 换言之, ICM 如同范畴化和推理一样, 指导人们的认知过程<sup>[29]</sup>。我们把 ICM 理解为人们在认识事物与理解现实世界的过程中, 对某领域中经验和知识所形成的抽象的、统一的、理想化的组织和表征结构。它具有理想性、体验性、复杂性、原型结构性以及文化性等基本特点。

兰盖克 (Langacker) 通过两个典型事件模型来进一步表示 ICM: 其一, 弹子球模型: 一个生物体或物体 A (能量源) 在某空间运动过程中撞击另一个生物体或物体 B (动作链尾), A 将其能量传递给了 B, B 在力的作用下发生了某种反应或状态变化。在这个模型中主要有四个成分: 空间、时间、物体、能量, 前两者构成一个场景, 物体存在于空间之中, 能量交互随时间而变。其二, 舞台模型: 观察者如同观众在台下看演员表演, 目光总会集中在某一处, 形成视觉注意区, 即“舞台表演区”。舞台背景都存在于这一区域之中, 但视觉焦点却总是集中在演员身上<sup>[30]</sup>。

笔者认为, ICM 可以看做是图形—背景理论的一种具体实现形式, 反映了图形—背景理论在认知过程中的具体运用。图形—背景理论的核心

心思想,就是由于人对某个完整事物的认知参照点的不同而导致不同的视觉效果;而 CM 的两个典型事件模型都是在某个完整事件(链)环境下,由于观察者的视角不同,对事件各部分的理解产生不同的认知程度,从而导致事件(链)各部分得到不同程度的凸显。

## 二、汉语中动句的内涵

传统语法认为,中动句是一种以主动形式表示被动意义的句型,强调的是被动意义,因此又称为“意念被动句”(Notional Passive)、“当然被动句”、“假主动语态”等。汉语中动句是介于中动句和被动句之间的一种“中间结构”,是具有独特句法和语义特征的一种独立的语言结构,主要是指如下几种类型:例 1:这辆车开起来很容易。例 2:这支笔写起来很容易。例 3:这公寓住起来很舒服。其结构形式为:受事名词/工具名词/处所名词+及物动词+起来+指向施事者心理感受的形容词。但是对于此种结构形式,语法学界还存在分歧。这些分歧主要体现在中动词的句法属性上,即到底是及物动词还是不及物动词,中动词 V-起来是否还有其他表现形式等。

对于中动词的句法属性,学界至今没有达成共识,常见的有四种观点。一是浦大卫(Permuter)所持的“中动词为不及物动词”<sup>[31]</sup>的观点,该观点是他所提出的普遍联系假设(universal alignment hypothesis)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该假设也认为中动词的唯一论元是深层宾语;二是凯撒和洛普(Keyser & Roeper)的观点“中动词自词库出现就是及物动词”<sup>[9]381-416</sup>;三是刘正光认为“中动词是及物性低的动词”<sup>[32]</sup>,四是蓝红军认为“中动词间及物性状态”<sup>[33]</sup>。对于汉语中动词的表现形式,曹宏认为,汉语中动句中,除了“V-起来”可以进入中动句之外,“V-着”和“V-上去”也能进入这种句式<sup>[17]11-28</sup>。此外,还有部分学者认为,“V-起来”类似于中动词缀。笔者同意“中动词间及物性”的观点,因为在“中动句中,动词外在的语法表现形式是主动态,就语法结构而言属于非及物动词;但就其认知概念结构而言,该动词具有明确的动作对象,因此是及物动词。这类形态上呈不及物,语义上呈及物

的性质形成了“间及物性”。此看法将在下文详细论述。同时,笔者同意曹宏关于汉语中动词的表现形式的分类,并且认为是最典型的中动词。为了论述方便,本文将以“V-起来”作为汉语中动词的代表,并把汉语中动句的典型结构形式归纳为:受事名词/工具名词/处所名词+间及物动词+起来+指向施事者心理感受的形容词。

## 三、汉语中动句的认知分析

### 1 汉语中动句的图形、背景和前景

学界对中动句的分类,通常根据中动词与主语的关系,大致划分为典型中动句与非典型中动句。典型中动句指例 1 之类的句子,其主语为动词的受事,而非典型中动句指例 2 例 3 之类的句子,它们的主语不是动词的受事,而是对动作的发生起辅助性作用的“工具”和“地点”,相当于状语的功能。这种粗糙的分类不仅不能很好地体现中动词与主语的关系,而且模糊了例句 1 2 3 之类的中动句之间的分类差异。根据泰尔米对图形-背景理论的论述,笔者认为汉语中动句中同样存在图形、背景和前景这三个意象。图形是隐性的施事者(implicit agent),背景是受事(patient),前景是工具(instrument)和处所(location)。同时,根据 CM 的体验性特征,工具在完成动作的过程中比处所的作用更加凸显,影响更大。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某个动作的完成必须依靠特定的“工具”,而非特定的“处所”。因此,本文将中动句的前景分为工具类和处所类,分别用 S 和 S<sub>i</sub> 表示。而中动词作为谓语动词,则是连接不同部分的纽带。我们再看看例句 1 2 3(例句中的 G 代表背景, t 代表动词, F 代表图形, S 代表前景, A 代表形容词, ∈ 代表领属关系),它们可以充分佐证笔者的观点。

例 1 这辆车开起来很容易:(某人 F)开起来(t)这辆车(G)很容易(A)

→这辆车(G)开起来(t)很容易(A)

例 2 这支笔写起来很容易:(某人 F)(用 t)这支笔(S<sub>i</sub>)写起来(t)(字 G)很容易(A)

→这支笔(S<sub>i</sub>)写起来(t)很容易(A)

例 3 这公寓住起来很舒服:(某人 F)住起来(t)(房间 G)(∈)(这公寓 S<sub>i</sub>)很舒服(A)

→这公寓 (S<sub>1</sub>)住起来 (t)很舒服 (A)

根据上面的分析及心理学中的图形—背景概念和认知语言学中的图形—背景理论, 我们不难推出汉语中动句的三种基本表达形式: GtA, S<sub>1</sub>tA, S<sub>1</sub>tA, 并且这三种表达式的典型程度依次递减, 即 GtA > S<sub>1</sub>tA > S<sub>1</sub>tA。

## 2 汉语中动句的生成

夸克 (Lyata) 等人曾经在《当代英语语法大全》中提出把类似于“The book reads well”的句子称为“主动形式表达被动意义的句子”(active in form but passive in meaning)<sup>[34][95]</sup>, 这与传统语法对中动句的看法不谋而合。但是, 根据语言表达的“功能性互补原则”, 语言表达中不应该存在有说法不一而意义功能完全相同的表达形式, 即使是暂时性存在, 其中的一种也会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被淘汰<sup>[34][95]</sup>。那么, 中动句存在的理据是什么呢? 笔者将以图形—背景理论为依据, 结合 CM, 从认知的角度对汉语中动句的生成作出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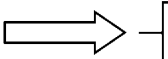
例 1: 这辆车开起来很容易。  { A. 某人开起来这辆车某人感到很容易。(主动句)  
B. 这辆车被某人很容易地开起来。(被动句)

图 1 GtA 中动句拓展图

如图 1 所示, 例 1 表示的事件 CM 的理想性、复杂性等特点要求这个事件的基本构成应该包括施事者, 即“开这辆车的人”; 受事者, 即“开”的对象“这辆车”; 工具, 即“接触方向盘的双手”; 处所, 即“开车的地点”等。根据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 正常情况下, “驾驶一辆车”这个事件必须通过“人”凭借一定的“渠道”在一定的场合来实现。因此, 图 1 中 A、B 两个句型都比较满足 CM 的理想性、复杂性特点, 而例 1 则隐性地体现了这些认知要素。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差异, 图形—背景理论可以作出解释。在图 1A 中, 信息交流的焦点是“某人”, 强调重点是“谁”驾驶这辆车; 而“这辆车”只是作为客体补充说明“某人”作用的对象, 并不强调。这种句法成分的选择符合传统语义分配原则, 主语是施事者, 宾语是受事者, 动词体现了主宾关系, 这也满足了人类认知的基本程序, 即“施事—动作—受事”。这又和人们观察

## (1) 汉语 GtA 中动句的生成

“人类语言的运用不完全是由语法规则制约的,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的经验结构和认知方式决定的。”<sup>[35]</sup> 主动句和被动句都是完整的事件概念在语言上的投射。任何一个事件作为一个 CM, 都具有理想性、体验性、复杂性等特点, 所以事件的发生必然与特定的动作紧密相连, 而动作往往作用于某一客体 (object), 伴随着特定的工具, 有的动作还需在特定的处所才能产生。主动句和被动句中都有明确的施事者和受事者, 并且显性或隐性地伴随着工具的使用, 共同促使某事件得以实现。而汉语中动句的施事者是隐性的, 其受事/工具/处所成为表层的语法主语, 这与语法成分的“凸显”有关。由此可知, 汉语中动句是由于人们对事件观察角度的不同而对事件的组成部分形成不同程度的凸显, 这种凸显反映在语言结构上就形成了中动句。现结合下列各例句所对应的主动句和被动句, 对中动句的生成进行分析。

视角的侧重点有关。视角是指对事件描述的角度, 涉及观察者与事件的关系。在图 1A 这个事件中, 人们的视角集中在施事者身上, 因此, 主语施事者形成了图形, 具有凸显、依赖性强等特点, 突出了“开车”这个事件的发生是由于施事者“外力”作用的结果; 而宾语受事者则是对施事者作用的参照点, 是背景, 凸显性程度不高。而图 1B 表达的则是相反的认知情况。在这个事件中, 人们聚焦的是“受事”, 视角的倾斜造成了“背景”的凸显。这种“倾斜”表达了从受事者的角度来描述致使性事件, 强调受事在外力的作用下形成的结果。此时, 受事所承担的背景角色具有很强的凸显性, 类似于图形。而例 1 所表达的是一种自发性事件, 在这个事件过程中, 受事者由于自身内在的特性而对事件的发生起积极作用, 作为事件发生的“催化剂”。这类事件反映在认知表达上就形成了中动句。

所以笔者认为, 投影空间方位中的图形—背

景理论能够很好的解释这类句式的生成。在此理论指导下,人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这辆车”本身的内在性质上,由于观察的角度具有相对性,人们专注于“车”的灵活、轻便等特性,认为这种特性是促使车能够被容易驾驶的必然因素,无论哪位驾驶员开都有同样的感受。因此,这种认知视角反映在语言上就使“这辆车”正常扮演的背景角色凸显起来,上升为图形的地位;而施事者由于对事件发生产生的作用甚微,所以“某人”正常扮演的图形角色就黯然下去,下降为背景甚至隐退为背景,人们只能隐约感受到施事者的存在。这也符合 ICM 中的“舞台表演”模式。受事者的本质特征就如演员本身的演技,能够吸引观众的眼球,而舞台的背景布置所起的作用甚微。由于“受事者”本质属性对事件所起的积极作用,事件发生的“动作”才能以自发的形式展开,表示一种常规、一种普遍状态,所以通常表示“难易”的形容词往往出现在动词后面,来弱化动作感,加强状态性,从而形成受事 + 动词 + 起来 + 指向施事者心理感受的形容词的表达结构,即 GtA。这与费根(Fagan)1988年的观点“中动结构不是来自陈述行为事件,而是对事物特定属性的陈述,因此通常需要有某种形式的状语来描述事物的一般属性”不谋而合。

(2)汉语 S<sub>i</sub>A 中动句的生成

如图 2 所示,例 2 表示的事件 ICM 的理想性、复杂性等特点同样要求事件的基本构成应该包括施事者,即“用这支笔写字的人”;受事者,即“写”的对象“字”;工具,即“接触字的笔”;处所,即“写字的地点”等。根据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正常情况下,“写字”这个事件必须通过“人”凭借“笔”的作用来实现。图 2 中 A、B 两个句型都比较满足 ICM 的理想性、复杂性特点,

而例 2 则隐性地体现了这些认知要素。图 2A 与图 1A 类似,都是主动句,凸显的是施事,因此主语是图形;受事作为主语发出动作的目标,凸显的程度不高,宾语是背景;而工具作为状语这一语法成分,只是补充性地说明了主语是通过什么途径把外力作用于宾语上的,状语是背景。这也体现了人类基本的认知程序。而图 1B 作为被动句,表达相反的认知情况,即从“受事—动作—施事”,凸显受事在受到外力作用下的一种结果性的外在表征形式,受事为主语,是图形;施事即作为事件构成的完型成分,附带地说明外力的发出对象,凸显程度不高,所以作为介词“被”的宾语,是背景;工具“笔”作为状语,亦是做背景,凸显程度更低。例 2 则是基于投影空间方位中的图形—背景理论而生成的工具型中动句,即 S<sub>i</sub>A。正是由于“投影”具有极大的视角选择性和相对性,所以在这类事件中,人们的视角主要集中在工具上,强调的是“这支笔”作为“写字”的工具所具有的内在特性,如轻便、光滑、质地好等。由于工具的良好性能,在事件中起着积极的带动作用,强调不管用它来写什么内容,都具有光滑流畅的特性,甚至可以为“字”的成功完成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就好像“字”的美观与否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笔”的良好性能似的。无论由谁来写任何字,写出来的字都一样美观。所以,这种投影型的视角折射出的认知结构反射到语言层面就形成了像例 2 一样的中动句,原本语法成分为状语的工具经过认知凸显为主语,原来背景的角色也上升为图形的地位。而施事和受事则相应地下降为背景和背景的地位。“容易”这一形容词亦是起着弱化动作而强化状态的作用,表明“这支笔”的优质性能不随着时间而改变,是一种常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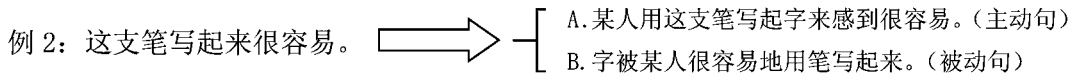


图 2 S<sub>i</sub>A 中动句拓展图

(3)汉语 S<sub>i</sub>A 中动句的生成

如图 3 所示,例 3 表示的事件 ICM 的理想性、复杂性等特点亦要求事件的基本构成应该包括施事者,即“住房间的人”;受事者,即“住”的

对象“房间”;处所,即“房间的位置”等。根据人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住房间”这个事件必须是“人”在某建筑内来享受“房间”的布置等条件,即房间有着固定的位置。图 3 中 A、B 两个句型

都比较满足 ICM 的理想性、复杂性特点, 而例 3 则隐性地体现了这些认知要素。图 3A 和图 3B 分别与图 1A 图 2A 和图 1B 图 2B 相类似, 分别以主动句和被动句的语法形式展现了不同的认知程序以及认知重点, 并且各认知要素都显性地体现在语言表达中。例 3 是基于投影空间方位中的图形—背景理论而生成的处所型中动句, 即  $S_1A$ 。在这个事件结构中, 人们投影的目光落在房间所在的处所即公寓上。在这个事件结构中, 人们投影的视角从公寓的性质出发, 突出这所公寓具有安逸、整洁、舒适等特点, 其中任何一间房间都能给人以清爽舒适的感觉。对任何人来说,

无论谁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入住这所公寓中的任何一间房间, 都能体会到温馨的感觉。这种投影的方式聚焦在房间的处所, 即“公寓”这一整体特征上, 正是因为公寓的整体特性, 才使得任何房间给人以相同的感受。在正常的认知结构中, 原本作为处所状语的背景则上升至主语位置, 充当图形的角色得以凸显; 而施事者和受事者从正常的认知地位图形和背景分别下降至背景和背景的地位。这类认知事件体现在语言表达中就是处所中动句, 即  $S_1A$ 。这类中动句的典型程度最低, 在这类句式, 人们的视角从受事所在的处所聚焦, 整体着眼, 强调共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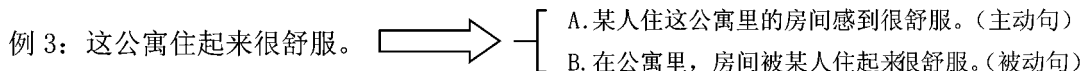


图 3  $S_1A$  中动句拓展图

以上述中动句的三个实例为对象, 结合相应的主动句和被动句, 以投影空间方位的图形—背景理论为指导, 来论述汉语中动句的生成, 得出以下结论: 汉语中动句作为认知的一种特殊表征形式, 是由于人类在认知过程中对事物的观察视角投影的“倾斜”所致。这种“倾斜”导致了三种

情况下受事、工具、处所分别得到凸显, 语法成分表示为主语, 具有图形的易识别、突出等特征, 反映的是主语的一种普遍性的常态特征。这种独特的语言形式, 在本质上遵循了人类的认知规律, 反映了人类的认知结构和认知过程, 如图 4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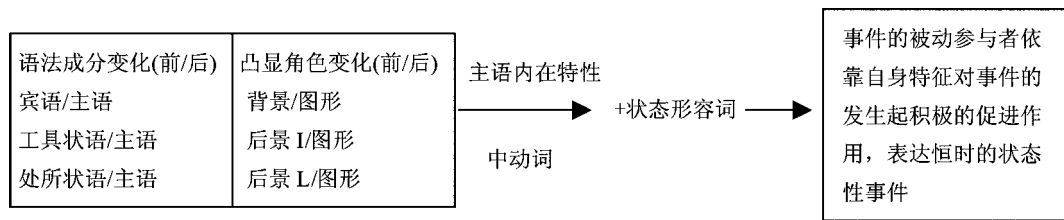


图 4 汉语中动句认知结构图

### 3 汉语中动词的属性

有关汉语中动词的属性, 学界主要有四派观点。本文赞成中动词“间及物性”的观点, 并将在图形—背景理论的指导下, 运用 ICM 中的弹子球模型, 来对这一说法进行阐述。

泰尔米 2000 年把图形—背景理论引入语言学研究, 而兰盖克 (Langacker) 更强调一个表达式的语义价值并不单独存在于基体 (base) 或侧面 (profile), 而是蕴涵于二者的相互作用中<sup>[36]</sup>。泰尔米更倾向于使用射体 (trajector) 和界标 (landmark) 这一对概念。射体是指在一个表达式

所表示的某种关系中, 某个实体是该表达式以其他实体为参照进行定位, 描述或评价的焦点; 界标是与射体的定位或评价有关的其他凸显实体<sup>[37]</sup>。因此, 笔者认为, “射体”和“界标”可以看做“图形—背景”的具体运用, 如图 5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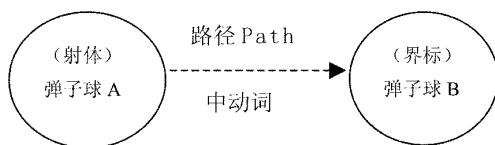


图 5 弹子球模型图

在图 5 中, 弹子球 A 逐渐向弹子球 B 移动, 中间移动的距离称为路径 (path)。在这个模型中, 弹子球 A 充当施事者角色, 弹子球 B 为受事者, 符合正常的认知程序, 即施事作用于受事。因此, 球 A 的地位相当凸显, 为射体; 而球 B 是作为参照点来陪衬球 A, 是界标。球 A 通过物理运动碰撞球 B, 将自身的能力传递给球 B, 引起球 B 的状态或者形体的改变。但在中动句形成的事件结构中, 施事者隐退为背景, 而受事 / 工具 / 处所则分别上升至射体 (图形) 的地位。根据人们的日常体验, 任何一个物体需要发生状态或者形体的改变, 必须经过能量的传递才能实现。这里所说的状态不仅包括物体本身也包括空间状态等。在中动事件中, 弹子球 B 的状态要改变就必须得到能量的支持, 而弹子球 A 虽然处于隐身的状态, 也能隐性地与球 B 发生碰撞关系, 使球 B 得到关注。所以, 中动词就如图 5 中的路径一样, 连接着两个球体 (射体和界标)。尽管在中动句里中动词只和一个名词相连, 但在人们的认知结构中, 物体的状态变化往往通过能量的改变而改变, 这样就要求有两个物体同时存在, 互相依存。在中动句中, 由于受事 / 工具 / 处所自身的特性而凸显称为射体 (图形), 但在人类的认知概念中, 中动词总是一边连接着能量的发出者 (施事者), 另一边连接着能量的接受者 (受事者)。由于受事 / 工具 / 处所凸显称为射体 (图形), 中动词原来连接接受能量的一方也就隐退, 但实际上还具有存在的影子。只是影子的实体充当其他的角色罢了。因此, 中动词形态上呈不及物、语义上呈及物的性质形成了“间及物性”。

#### 四、汉语中动句研究对对外汉语教学的启迪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不断发展, “汉语热”正风靡全球。而汉语中动句作为最具特点的汉语表达方式之一, 其系统性和灵活性往往成为外国学习者学习汉语的最大难点之一。正因为如此, 汉语中动句的认知研究, 对对外汉语中动句的教学至少有如下启示。

##### 1 有利于培养习得者跨语言对比的能力

陈平先生曾在第二届《国外语言学》编辑工

作研讨会上指出: “就汉语立论, 永远不要指望会发现汉语的特点。要想真正发现汉语与其他语言的相异之处, 只有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更切合当前实际的提法是, 我们在汉语语法研究中寻找汉语的事实, 而汉语的事实则包括汉语的特点和汉语跟其他语言的共同点。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使汉语研究的成果对现有的语言理论作出反馈。”<sup>[38]</sup> 在汉语中动句习得过程中, 习得者受母语或目的语迁移 (transfer) 的影响, 在目的语使用中经常会出现各种偏误, 从而造成“中介语” (interlanguage) 的出现。范莹通过调查分析, 发现中国学生学习英语中动句时的种种问题: 一是中动结构和作格结构相混淆; 二是中动结构被动化和作格结构被动化<sup>[39]</sup>。如: The meat is cut easily 由于英语和汉语都属于 SVO 型语言, 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学习者在学习汉语中动句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类似问题。造成这类偏误的原因之一是学习者对被动句和中动句所代表的认知内涵模糊不清, 导致被动概念的泛化 (overgeneralization)。

运用“图形—背景”理论对汉语中动句进行认知研究, 理清中动句与被动句的关系, 并且得出汉语中动句的三种常见表达方式:  $G_i A$ ,  $S_i i A$ ,  $S_i i A$ 。它们能够正确地运用“这肉切起来很容易”之类句式的表达。此外, 在语言习得过程中, 迁移对目的语的习得尤为重要。英语中动句存在类似于汉语中“V—起来”结构, 英语为母语的习得者应该强化母语的“正迁移” (positive transfer) 作用 (英汉中动句的图形—背景表达顺序相同), 弱化母语的“负迁移” (negative transfer) 作用 (英语中动句的修饰语通常为副词, 而汉语中动句的修饰语通常为形容词), 使“中介语”不断向“目的语”渐近 (approximate), 产生“这肉切起来很容易”的地道表达。因此, 要深化汉语中动句的习得效果, 一方面可以在特定的语境中使用某个中动句, 同时, 在同样的语境中换用其他句式来代替, 突出汉语中动句的语义与语用价值; 另一方面, 可采取跨语言中动句的对比学习, 突出汉语中动句各个部分的构成特点。同样一个句子, 汉语表达是“这辆车开起来很容易”, 英语中是“The car drives well”, 而在日语中则为“この車は運転しやすいです”。这样, 通过跨语言对比, 可以让习得者有一个更全面直观的感受, 更

便于理解记忆。

## 2 有利于增强习得者驾驭语言的能力

汉语中动句的系统性与灵活性给习得者带来不少的困惑。本文研究得出的三类汉语中动句的类型是对汉语中动句分类的简化。只要习得者掌握了其内涵, 在实际语言运用中就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同时, 笔者根据于芳芳对国外学生中动句的习得研究<sup>[40]</sup>, 发现汉语中动句的习得还可以细化为 A、B、C、D 四个阶段, 即初级、中级、中高级和高级阶段。A 级阶段主要强化汉语中动句的句法表征形式, 习得者可以注重这类句型和被动句等类似句型的差别; B 级阶段主要进行语义强化, 习得者从认知层面理解中动句的存在机理; C 级阶段主要进行语用强化, 通过简单的对话等方式, 以生动的语境来训练习得者运用中动句的能力; D 级阶段可采取篇章强化, 通过系统的语言环境来锻炼习得者中动句运用技巧与修辞的能力。

## 结 语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语言学理论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其中较活跃、成效较显著的是认知语言学理论的研究。学者们吸收了众多的国外语言学理论, 形成了认知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上的多元探索局面。本文以图形—背景理论为指导, 结合理想化的认知模式, 对汉语中动句进行认知分析, 得出汉语中动句的三种典型程度逐渐递减的类型, 对这类句式的生成和中动词的属性进行新的分析和鉴定, 并且浅析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1] JESPERSON O. A Modern English Grammar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M]. Heidelberg: Calwiter, 1927: 1914 - 1929.
- [2] 何文忠. 中动结构的认知阐释 [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 2004: 33.
- [3] HALE K & KEYSER S. A View from the Middle[Z]. Center for Cognitive Science, MI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7.
- [4] FAGAN S M B. The English Middle [J]. Linguistic Inquiry, 1988, 19: 181 - 203.
- [5] FAGAN S M B. 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Middle Construc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 - 300.
- [6] ACKEMA P & SCHOORLEMMER M. The Middle Construction and Syntax - semantics Interface [J]. Lingua, 1994, 93: 59 - 90.
- [7] ACKEMA P & SCHOORLEMMER M. Middle and Non-movement [J]. Linguistic Inquiry, 1995, 26: 173 - 197.
- [8] MASSAM D. Null Objects and the Non - thematic Subjects [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92, 28: 115 - 137.
- [9] KEYSER S J & ROEPER T. On the Middle and Ergative Constructions in English [J]. Linguistic Inquiry, 1984, 15.
- [10] STROK T. Middle and Movement [J]. Linguistic Inquiry, 1992, 23: 127 - 137.
- [11] STROK T. On Middle Formation: A Reply to Zbier-Hertz [J]. Linguistic Inquiry, 1995, 26: 165 - 171.
- [12] STROK T. Middle and Reflexivity [J]. Linguistic Inquiry, 1999, 30: 119 - 131.
- [13] HOEKSTRA T & ROBERTS I. Middle Construction in Dutch and English [M]. Dordrecht: Netherland, 1993: 183 - 220.
- [14] 戴曼纯. 中动结构的句法特征 [J]. 外语学刊, 2001, (4): 31 - 36.
- [15] 高兴刚. 空算子与中间结构 [J]. 现代外语, 2000, (2): 125 - 136.
- [16] 韩景泉, 何建珍. 评高兴刚的中间结构分析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4, (1): 15 - 20.
- [17] 曹宏. 中动句对动词形容词的选择限制及其理据 [J]. 语言科学, 2004, (1).
- [18] 曹宏. 中动句的语用特点及教学建议 [J]. 汉语学习, 2005, (5): 61 - 67.
- [19] 何文忠. 中动结构的界定 [J]. 外语教学, 2005, (4): 9 - 14.
- [20] 何文忠. 中动构句条件 [J]. 外语教学, 2007, (2): 24 - 29.
- [21] 杜娟. 图形—背景理论解读英语中动结构的语义基础 [J]. 宜春学院学报, 2006, (5): 153 - 156.
- [22] 王凤娥, 陈兵. 英语中动构式认知分析 [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1): 119 - 124.
- [23] 许艾明. 中动构式的转喻阐释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6, (9): 14 - 17.
- [24] 许艾明. 英语中动词及物性实质的认知研究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8, (10): 29 - 33.
- [25] 许艾明. 英语中动构式的词汇语用视角 [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09, (9): 172 - 175.



- [26] TALMY L.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 [27] 匡芳涛, 文旭. 图形—背景的现实化 [J]. 外国语, 2003, (4): 24–31.
- [28] LAKOFF G. *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World*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3.
- [29] EVANS V & MELANIE G.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270.
- [30] LANGACKER R W.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0.
- [31] PERLMUTTER D. Impersonal Passives and Unaccusative Hypothesis [C] // *Proceedings of the Four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8: 157–189.
- [32] 刘正光. 语法原型及及物性 [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5, (1): 12.
- [33] 蓝红军. 中动动词“间及物性”假说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8, (1): 135–138.
- [34] 王璐璐. 英语中动结构的 IC 解读 [J]. 韶关学院学报, 2009, (11).
- [35] 姚兆宏, 李海芳. 中动结构的图形—背景论分析 [J].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4): 109–111.
- [36] 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ume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83.
- [37] 朱乐红, 彭智勇. 从话题结构看汉语“领主属宾句”的生成及其对翻译的启示 [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 (4): 110–114.
- [38] 陆俭明. 乔姆斯基句法理论与汉语研究 [J]. 外国语, 2002, (4): 1–5.
- [39] 范莹. 中动结构的二语习得研究 [D].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 2007: 36.
- [40] 于芳芳. 外国学生中动句习得研究 [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 (3): 33–39.

## Cognitive Analysis on Chinese Middle Construction and Its Inspirations

ZHU Le-hong PENG Zh-y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128, China)

**Abstract** Middle Construction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the scholar cycle, but most relative achievements are restricted in the field of generative linguistics, and the objects are mainly English and other Indo-European languages at their core. In the previous study of Middle Construction, among which the typical Middle Construction with patient as its surface subject has frequently been touched upon and the non-typical Middle Construction seldom referred to, meanwhile,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typical and non-typical Middle Construction has not been clearly defined. This paper, however, based on Figure-Ground Theory and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intends to make a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classification and generation of Chinese Middle Construction and the features of middle verb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on with the unitary study of both typical and non-typical Middle Construction, and to probe into the application to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in hopes of making a new discovery of it.

**Key words** cognition; Figure-Ground Theory; 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 Chinese Middle Construction; inspiration

[责任编辑 张莲英]